

长成了剧本的样子

◆ 王丽萍

这样的相逢,现在想来有鼓励的意义。我们一起分享电视剧创作的感受,也见证了亚洲电视剧发展的路程。

二

从那以后,我们这些编剧几乎年年都见,年年相逢的惊喜成为我们的节日。我们细细观察对方有没有变得臃肿,眼神有没有发生改变,我们说:千万不要跟女编剧当朋友,因为她比你更提前知道你的秘密。虽然语言不通,但是大家彼此还是感觉息息相通。

2010年9月,在韩国首尔的编剧会上,我带着《媳妇的美好时代》,与韩国编剧苏贤晶女士,她是电视剧《灿烂的遗产》的编剧,以及日本编剧尾崎将也先生,他编了电视剧《不能结婚的男人》,我们仨作为中韩日三国的编剧接受了大会安排的采访。

在一个会议室,我们有点尴尬地微笑,因为语言问题,大家就只能压缩时间,尽可能去领会和明白对方的意思。会议室很小,大概就只能放下四把椅子,所以后来拍的合影,我们的头都显得无比巨大。苏贤晶女士说:“《灿烂的遗产》自播出以来,虽然得到了广大观众的称赞,但是我的创作初衷却不是为了得到称赞而创作的。电视剧虽然是虚构的艺术,但是鲜活的生活性才是让观众得到广泛的共鸣和感动的法宝。”日本编剧谈创作《不能结婚的男人》的体会是,“电视剧要能够解读时代的风云,要能准确把握观众的需求。”而我则分享说:“每个家庭的故事,也是社会发展的缩影,我们从平凡人身上找到勇气以及励志的美好。我喜欢反映和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善意。”

那个时候,好朋友小蔡已经不给我借碟了,因为我看得太慢没有及时还给她。我就到处去借或者去租。2014年,韩国电视剧《来自星星的你》火热,那年3月,我在首尔的一家咖啡馆跟该剧编剧朴智恩见面。我问她知道自己的剧在中国有多火吗?她说:“我在韩国看到过中国的新闻,《来自星星的你》那么红)我想是不是太夸张了,不会吧,我有点不敢相信。我身边去过中国的朋友都看到了,回来告诉我,(这戏)真的在中国特别红。”我问她如何处理压力?她说:“我一般写电视剧,写完8集才开始拍,但这部戏写到第6集就开始拍了,所以我是有点负担有点压力的。而且这部剧的男主角是外星人,外星人



▲ 2014年10月,王丽萍(右)与《来自星星的你》的编剧朴智恩在首尔的会议中合影

我没见过,刚开始的时候,该怎么写、该怎么做,我很困惑。当然这样也有好处,我写的时候,可以听到其他人和观众的意见,也可以看到演员表演的感觉,可以进行改变、调整。”

那个时候我们国内的电视剧都是全部写好再拍,而韩国是边写边拍。当然,在我们的电视剧拍摄也有飞页,编剧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。

朴智恩问我写一部电视剧大概要多长时间?我回答:“前面讨论的时间会非常多,主要是我跟导演,当然工作人员也会给些意见,这段讨论的时间大概要三个月。写《生活启示录》我写得很快,用了半年。”朴智恩介绍说她写外星人的题材以前就想过,但是策划的话,大概要六个月时间。“因为这次是一到六集写完再拍的,所以我第一和第二集是分别一集一个月,两集一共两个月,第三到第六集是两个星期写一集,七集以后就是一边拍一边写的,一个星期一集,有时候一个星期两集。”我感同身受,我说:“第一集会推翻无数遍,一般第一集就定整个剧的基调了。”朴智恩说,“第一到第四集最难写,因为要设计主角和故事,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最难。”

我再问:“我看了你的剧,你让我相信了有外星人存在。我觉得好的编剧应该有一种能力,让观众相信你的故事。但我发觉你在《来自星星的你》后半部分,把哥哥也就是坏人的线渐渐写淡了,而且很快就收尾了,这么处理是不是受到观众意见的影响呢?”

朴智恩答:“我这部剧基本上都是爱情故事,而哥哥这条线和爱情这条主线关系不是很大,只是加强可看性的元素,写到后面我觉得需要渐渐削弱这条线,因为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更重要。”“我写剧的时候,很多人都跟我说他们的想法,演员、导演、观众都有各自的意见,其实刚开始时我就已经想好,因为男主角身份是不一样的,不能像普通人那样获得幸福,所以尽管我也想要给他们一个幸福的大结局,但这个幸福一定是非常特别的,取决于主角的身份,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幸福不是平凡人的,而是外星人与人类的幸福,所以后来他们不是每天都在一起的。”

做编剧的,都会有颈椎、关节等问题,朴智恩也是,她说写成一部戏要“老”好几岁,当我说我的手指关节现在都有点不好,她说她发现我们的手指关节好像很像。有时候手指还会很痛;而且她去过医院看颈椎,医生都问她是在做什么的,因为她的颈椎硬得像石头呢。我说我写作时睡眠很不好。她说她平时都关灯睡觉,但是拍电视剧的时候,“我就一直开灯开电视机,在沙发上睡觉,因为关灯以后我担心会睡过头。拍戏的时候,我就一直趴在桌子上写戏,去洗手间时也在想戏,吃饭的时候还在想。特别累的时候才会去沙发上睡一会。我写三天的话,一般前两天构思,一天用来写,最长可以写十四五个小时,我们忙的时候就是这样,因为是一边拍一边写的嘛。”

我们分享了在咖啡馆写作的体会,我说为了应对辛苦,有的时候我会在咖啡馆写作。她说她也是,太安静不行,她需要有音乐、有人。韩国有一个咖啡店开到凌晨5时,从4时半开始打扫,她一般从晚上坐到次日凌晨4时。



▲ 2013年,王丽萍(右)与卢熙京编剧的合影

三

我曾经在古北一家咖啡店写作,那是一家开设于2002年的咖啡馆,24小时营业,我是早上7时过去,找有电源的座位,当然最好是靠着墙壁的,这样不会有人在在你身后晃来晃去。我早饭中饭都在那里吃,如果上卫生间,服务员就帮我看电脑。我还在衡山路上一家咖啡馆写作,那里的王老板也很贴心留好有电源的位子,靠窗,写累了,就看看外面的风景。在这个咖啡馆,有很多难忘的故事。有一次,我跟李宇云老师、淳子老师一起坐在靠窗的位子上,王老板额外送来一份水果。写累了到吧台聊天,服务员问,写得顺利吗?我摇摇头,她们安慰我,你要是写不下去就来这里当服务员好了。我说好的。然后她们想办法分散我的注意力,说点八卦,比如,一对男女在咖啡馆里坐着,服务员说,他们很“那个那个”,回头一看,那男人女人表面喝着咖啡风平浪静,咖啡桌底下他们的脚早已打成一片。还有一次,两个男人在咖啡馆里谈判,说话比较大声,估计是谁欠谁的钱之类,可是很快那两个人居然大哭起来,抹泪,号啕,痛心疾首……我走到服务员身边,悄悄说:打起来不稀奇,稀奇的是道哭起来,这就是剧本。

时光回到2014年,那一年,我跟朴智恩见了三回。第一次是3月我们在首尔的那次对话;第二次是6月,她来上海参加上海电视节,她的剧获奖,我们在颁奖礼上相逢;第三次是10月,我们一起参加亚洲电视剧研讨会。去年她的作品《泪之女王》据说也不错。这样的相逢,现在想来有鼓励的意义。2019年,第十四届亚洲电视剧研讨会在首尔召开,我跟大家分享:“我依旧记得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参加这个会议的情景,我们一起分享电视剧创作的感受,也见证了亚洲电视剧发展的路程。”

时光回到2006年的海边,黄昏的时候,我们几个女编剧在海边合影,美丽的光芒像金子一般铺成背景,无边无际的大海的声浪像画外的旁白,更像是一部剧的音乐……而我们,就是那些默默无闻且辛辛苦苦写字的人们。

慢慢来,且要不停地去写。创作是孤独的,也是愉快的旅程。

下一次见面的时候,如果变老,相信应该是长成了剧本的样子。



▲ 2014年,王丽萍(前排左)担任首尔电视节评委。前排中间为评委会主席金惠子,她在今年最新的作品《比天堂更美丽》中,担任女主角

大概2003年的时候,好朋友小蔡拿来164集的韩国电视剧《看了又看》的DVD借给我,她说:赶紧看,我租的!那时,该剧已经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,韩国是273集,中国164集,因为时长不一样,韩国30分钟一集,我们45分钟一集。热烈的观众等不及电视台细水长流地播出,迫不及待地租或者买DVD了。

那个时候的街头有很多卖DVD的小摊小店,我常去的一家在南丹路上,店面不大,边上有五金店和卖睡衣睡裤的杂货店,DVD店的老板娘坐在门口,胸怀全局,目光炯炯,门前谁谁谁一站,她一目了然就知道你是不是目标客户。我们留了电话号码,她允诺新到了什么剧立刻联系我。果然,数日后,她短信过来:“来吧。”接头暗号简明扼要,我直冲过去,租下碟片。

那还是短信年代。很多的记忆都成为滚滚红尘的传说了。话说回来,小蔡借给我的《看了又看》,我飞速看完还给她,《看了又看》讲述了两个家庭的故事。金珠与银珠是一对姐妹,但生活境遇不同。银珠与检察官朴基正相爱,金珠则与基正弟弟基丰走到一起。然而,他们的爱情却遭到基丰和基正奶奶的反对,两对恋人的爱情故事此起彼伏一波三折滔滔不绝。

没过几天,可爱的小蔡又租来了81集的韩剧《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》,该剧表现了澡堂三代大家族的生活。我一学习。韩剧无比的生活、琐碎,却令人欲罢不能。2004年我在一次会议上认识了申铉泽先生,大家叫他申会长,他就是《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》的出品人和制作人,我通过翻译表达了我对创作出如此漫长电视剧编剧的敬意,能写几百集电视剧的编剧都是马拉松运动员。

2006年,申会长与日本作家市川森一先生推出了亚洲电视剧编剧大会,后来这个会议成为亚洲最大规模的电视剧专业研讨会。我很幸运参加了13届,也有幸与优秀的亚洲电视剧编剧们交流分享创作心得。那年在釜山的海边,我见到了《冬季恋歌》的编剧吴秀贤女士。虽然通过翻译来沟通,但眼神告诉我们各自都不容易。她跟我分享:“要写出作为我们女人的感觉。”这需要通过大量细节以及刻画细腻的情感层次来表达戏剧效果,女性的第六感或者下意识,都是稍纵即逝的流星,但是捕捉到的编剧自然有独一无二的故事。

那个时候,编剧卢熙京女士还未像现在这样事业如日中天,她在会上介绍了她的作品《生活如歌》,又译《我愿成为流行歌》,她写了一对中年夫妇不满现状,彼此折磨,互相隐瞒又自我包装的过程。我问她如何写出渐渐老去的男人和女人的心灵世界?是完全的想象力还是周遭有对应的人物范本?她很抽象地说:“我们的生活寒酸、简陋、卑劣和无可奈何,人生的苦恼在于,人们往往把人生过于理想化了。人生的苦恼正是源于此。”如果写作能够上升到理论层面或者哲学境界,那创作者应该会越写越远且随心所欲。当然,这很难。2013年,她编的电视剧《那年冬天风在吹》播出,这个剧在日本有原著,叫《不需要爱情的夏天》,作者是龙居由佳里,龙居由佳里说,她对韩国重拍她的作品非常欣赏。卢熙京则表示,现在观众不喜欢傻乎乎的女孩子为主角,观众喜欢聪明的男女主人公。这几年,我继续关注卢熙京编剧,她的电视剧《我们的蓝调》,我很喜欢,也十分佩服。

时光回到2006年的海边,一位美丽的女子令人忍不住多看一眼,她就是日本编剧园美保女士。她一袭白色上衣,浅蓝色围巾搭在肩头,海风吹过,她给人一种仙乐飘飘之感,她耳上滚圆的珍珠泛着淡淡金色,大眼睛里故事很多。我问她是不是当过演员,她说她还做过广告人和占卜师的工作,她对自己过往毫无遮拦的样子十分亲切,也使编剧间的话题自然而然过渡到生活与爱情。她当时在会上讨论的剧作是她编剧的《大和抚子》,她说,少女时代她就发誓将来一定要找个有钱人,结果现在她已经把找有钱人变为找“有缘人”了……话虽这样说,也理解了《大和抚子》里的女孩子最后还是明白情比金坚的意义。2025年3月,我看见新闻说由园美保编剧的电视剧《红豆面包》在日本播出。

我现在保留着当年的日记与图片,海浪波涛闪闪,我们一起喝酒,海涛的声音让我们彼此鼓励,要写更多的文字献给这个世界。